

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评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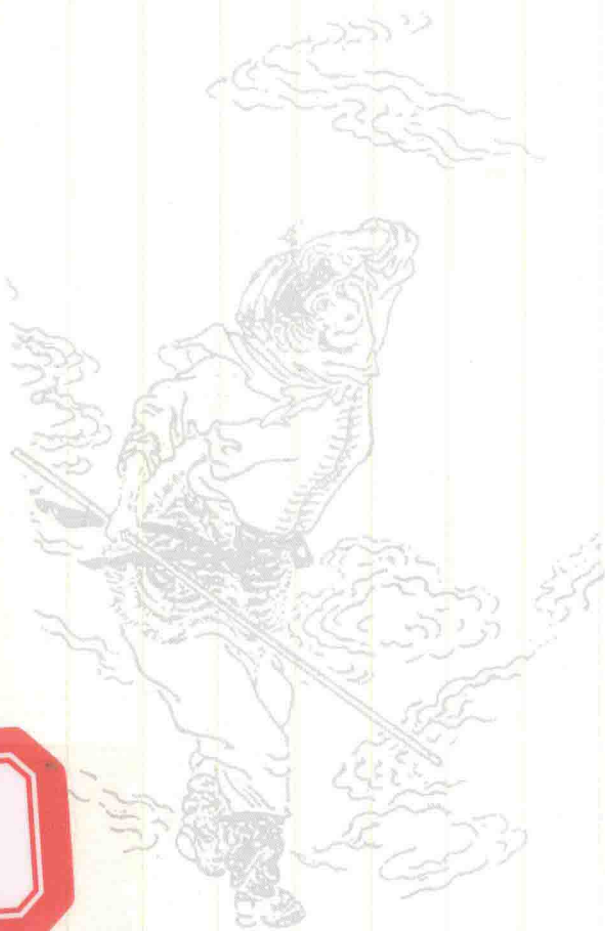
# 李卓吾评本

〔明〕吴承恩 著

〔明〕李卓吾 评

# 西游记

全叁册（第贰册）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评本

李卓吾评本

〔明〕吴承恩 著

〔明〕李卓吾 评

# 西遊記

全叁册（第貳册）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

却说那两个小妖将假葫芦拿在手中，争看一会，忽抬头，不见了行者。伶俐虫道：“哥呵，神仙也会打诳语，他说换了宝贝，度我等成仙，怎么不辞就去了？”精细鬼道：“我们相应便宜的多哩，他敢去得成？拿过葫芦来，等我装装天，也试演试演看。”游戏至此！真个把葫芦往上一抛，扑的就落将下来，慌得个伶俐虫道：“怎么不装？不装？莫是孙行者假变神仙，将假葫芦换了我们真的去耶？”精细鬼道：“不要胡说，孙行者是那三座山压住了，怎生得出？拿过来，等我念他几句咒儿装了看。”这怪也把葫芦口望空丢起，口中念道：“若有半声不肯，就上凌霄殿上动起刀兵！”念不了，扑的又落将下来。两妖道：“不装！不装！一定是个假的！”正嚷处，孙大圣在半空里听得明白，看得真实，恐怕他弄得时辰多了，紧要处走了风汛，将身一抖，把那变葫芦的毫毛收上身来，弄得那两妖四手皆空。精细鬼道：“兄弟，拿葫芦来。”伶俐虫道：“你拿着的！天呀，怎么不见了？”都去地下乱摸，草里胡寻，到袖子，揣腰间，那里得有？二妖吓得呆呆挣挣道：“怎的好？怎的好？当时大王将宝贝付与我们，教拿孙行者，今行者既不曾拿得，连宝贝都不见了，我们怎敢去回话？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！怎的好！怎的好！”伶俐虫道：“我们走了罢。”精细怪道：“往那里走么？”伶俐虫道：“不管那里，走罢！若回去说没宝贝，断然是送命了。”精细鬼道：“不要走，还回去。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，我推一句儿在你身上。他若肯将就，留得性命；说不过，就打死，还在此间。莫弄得两头不着。去来，去来！”那怪商议了，转步回山。

行者在半空中见他回去，又摇身一变，变作苍蝇儿飞下去，跟着小妖。你道他既变了苍蝇，那宝贝却放在何处？如丢在路上，藏在草里，被人看见拿去，却不是劳而无功？他还带在身上。带在身上呵，苍蝇不过豆粒大小，如何容得？原来他那宝贝与他金箍棒相同，叫做如意佛宝，随身变化，可以大，可以小，故身上亦可容得。亦洗发。他“嚶”的一声，飞下去，跟定那怪。不一时，到了洞里。只见那两个魔头，坐在那里饮酒。小妖朝上跪下，行者就钉在那门柜上，侧耳听着。小妖道：“大王。”二老魔即停杯道：“你们来了？”小妖道：“来了。”又问：“拿着孙行者否？”小妖叩头，不敢声言。老魔又问，又不敢应，只是叩头。问之再三，小妖俯伏在地：“赦小的万千死罪！赦小的万千死罪！画。我等执着宝贝，走到半山之中，忽遇着蓬莱山一个神仙。他问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答道拿孙行者去。那神仙听见说孙行者，他也恼他，要与我们帮功。是我们不曾叫他帮功，却将拿宝贝装人的情由，与他说了。那神仙也有个葫芦，善能装天。我们也是妄想之心，养家之意，他的装天，我的装人，与他



换了罢。画。原说葫芦换葫芦，伶俐虫又贴他个净瓶。谁想他仙家之物，经不得凡人之手，正试演处，就连人都不见了。万望饶小的们死罪。”老魔听说，暴躁如雷，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这就是孙行者假妆神仙，骗哄去了。那猴头神通广大，处处人熟，不知那个毛神，放他出来，骗去宝贝。”二魔道：“兄长息怒。叵耐那猴头着然无礼，既有手段，便走了也罢，怎么又骗宝贝？我若没本事拿他，永不在西方路上为怪。”老魔道：“怎生拿他？”二魔道：“我们有五件宝贝，去了两件，还有三件，务要拿住他。”老魔道：“还有那三件？”二魔道：“还有七星剑与芭蕉扇在我身边，那一条幌金绳在压龙山压龙洞老母亲那里收着哩。如今差两个小妖，去请母亲来吃唐僧肉，就教他带幌金绳来拿孙行者。”老魔道：“差那个去？”二魔道：“不差这样废物去。”将精细鬼、伶俐虫一声喝起。二人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打也不曾打，骂也不曾骂，却就饶了。”二魔道：“叫那常随的伴当巴山虎、倚海龙来。”二人跪下，二魔分付道：“你却要小心。”俱应道：“小心！”“却要仔细。”俱应道：“仔细！”又问道：“你认得老奶奶么？”又俱应道：“认得！”“你既认得，你快早走动，到老奶奶处，多多顶上<sup>[1]</sup>，说请吃唐僧肉哩，就着带幌金绳来，要拿孙行者。”

二怪领命疾走。怎知那行者在傍，一一听得明白。他展开翅飞将去，赶上巴山虎，钉在他身上。行经二三里，就要打杀他两个。又思道：“打死他，有何难事？但他奶奶身边有那幌金索，又不知住在何处，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。”猴。好行者！“嚶”的一声，躲离小妖，让他先行有百十步，却又摇身一变，也变做个小妖儿，戴一顶狐皮帽子，将虎皮裙子倒插上来勒住，赶上道：“走路的，等我一等。”那倚海龙回头问道：“是那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好哥呵，连自家人也认不得？”小妖道：“我家没有你。”行者道：“怎么没我？你再认认我。”小妖道：“面生，面生，不曾相会。”行者道：“正是。你们不曾会着我，我是外班的。”小妖道：“外班长官，是不曾会。你往那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大王说，差你二位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，教他就带幌金绳来拿孙行者，恐你二位走得缓，有些贪顽，误了正事，又差我来催你们快去。”小妖见说着海底眼<sup>[2]</sup>，更不疑惑，把行者果认做一家人，急急忙忙，往前飞跑。一气又跑有八九里，行者道：“忒走快了些，我们离家有多少路了？”小怪道：“有十五六里了。”行者道：“还有多远？”倚海龙用手一指道：“乌林子里就是。”行者抬头，见一带黑林不远，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里外。却立定步，让那小怪前走，即取出铁棒，走上前着脚后一刮，可怜忒不禁打，就把两个小妖刮做一团肉饼，却拖着脚藏在路傍深草科里，即便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叫“变”！变做个巴山虎，自身却变做个倚海龙，假妆做两个小妖，径往那压龙洞请老奶奶。这叫

[1] 顶上：顶礼拜上。

[2] 海底眼：底细。

七十二变神通大，指物腾那手段高。三五步跳到林子里，正找寻处，只见有两扇石门，半开半掩，不敢擅入，只得洋叫一声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早惊动那把门的一个女怪将那半扇儿开了，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是平顶山莲花洞里差来请老奶奶的。”那女怪道：“进去。”到了三层门下，闪着头往里观看，又见那正当中高坐着一个老妈妈儿。你道他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雪鬓蓬松，星光幌亮。脸皮红润皱纹多，牙齿稀疏神气壮。貌似菊花霜里色，形如松树雨余颜。头缠白练攒丝髻，耳坠黄金嵌宝环。

孙大圣见了，不敢进去，只在二门外仰着脸，脱脱的哭起来。你道他哭怎的？莫成是怕他？就怕也便不哭，况先哄了他的宝贝，又打死他的小妖，却为何而哭？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，就漂了七八日<sup>[1]</sup>，也不曾有一点泪儿。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恼，他就泪出痛肠，故此便哭。心却想道：“老孙既显手段，变做小妖，来请这老怪，没有个直直的站了说话之理，一定见他磕头才是。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，止拜了三个人：西天拜佛祖，南海拜观音，两界山师父救了我，我拜了他四拜。为他使碎六叶连肝肺，用尽三毛七孔心。一卷经，能值几何？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，若不跪拜，必定走了风汛。苦呵！算来只为师父受困，故使我受辱于人。”到此际也没及奈何，撞将进去，朝上跪下道：“奶奶磕头。”那怪道：“我儿起来。”行者暗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叫得结实。”老怪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平顶山莲花洞。蒙二位大王有令，差来请奶奶去吃唐僧肉，教带幌金绳，要掣孙行者哩。”老怪大喜道：“好孝顺的儿子！”就去叫抬出轿来。行者道：“我的儿呵！妖精也抬轿。”后壁厢即有两个女怪，撞出一顶香藤轿放在门外，挂上青绢帷幔。

老怪起身出洞，坐在轿里。后有几个小女妖捧着减妆<sup>[2]</sup>，端着镜架，提着手巾，托着香盒，跟随左右。那老怪道：“你们来怎的？我往自家儿子去处，愁那里没人伏侍？要你们去献勤塌嘴<sup>[3]</sup>！都回去，关了门看家。”那几个小妖果俱回去，止有两个抬轿的。老怪问道：“那差来的叫做甚么名字？”行者连忙答应道：“他叫做巴山虎，我叫做倚海龙。”老怪道：“你两个前走，与我开路。”行者暗想道：“可是晦气！经倒不曾取得，且来替他做皂隶！”却又不肯抵强，只得向前引路，大声喝起。行了五六里远近，他就坐在石崖上，等候那抬轿的到了，行者道：“略歇歇如何？压得肩头疼呵。”小怪那知甚么诀窍，就把轿子歇下。行者在轿后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，变做一个大烧饼，抱着啃。猴。轿夫道：“长官，你吃的是甚么？”行者道：“不好说，这远的路来请奶奶，没些儿赏

[1] 漂：在沸水中煮，这里用“爇”更合适，意为在沸油中炸。

[2] 减妆：梳妆匣子。

[3] 塌嘴：多嘴。

赐，肚里饿了，原带来的干粮，等我吃些儿再走。”轿夫道：“把些儿我们吃吃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来么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计较？”那小妖不知好歹，围住行者，分其干粮，被行者掣出棒，着头一磨，一个汤着的，打得稀烂；一个擦着的，不死还哼。那老怪听得人哼，轿子里伸出头来看时，被行者跳到轿前劈头一棍，打了个窟窿，脑浆迸流，鲜血直冒。拖出轿来看处，原是个九尾狐狸。行者笑道：“这业畜！叫甚么老奶奶？你叫老奶奶，就该称老孙做上太祖公公是。”

好猴王！把他那幌金绳拽出来笼在袖里，欢喜道：“那泼魔纵有手段，已此三件儿宝贝姓孙了。”却又拔两根毫毛，变做个巴山虎、倚海龙，又拔两根变做两个抬轿的，他却变做老奶奶模样，坐在轿里，猴。将轿子抬起，径回本路。不多时，到了莲花洞口，那毫毛变的小妖，俱在前道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，道：“巴山虎、倚海龙来了？”毫毛道：“来了。”“你们请的奶奶呢？”毫毛用手指道：“那轿内的不是？”小怪道：“你且住，等我进去先报。”报道：“大王，奶奶来耶。”两个魔头闻说，即命排香案来接。行者听得，暗喜道：“造化也！轮到我为人了。我先变小妖去请老怪，磕了他一个头，这番来我变老怪，是他母亲，定行四拜之礼。虽不怎的，好道也撰他两个头儿。”好大圣！下了轿子，抖抖衣服，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。那把门的小妖把空轿抬入门里，他却随后徐行。那般娇娇啻啻，扭扭捏捏，就像那老怪的行动，径自进去。又只见大小群妖都来跪接，鼓乐箫韶，一派响亮；博山炉里，霏霏香烟。他到正厅上南面坐下，两个魔头双膝跪倒，朝上叩头，叫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拜揖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儿起来。”

却说猪八戒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了一声。沙僧道：“二哥好呵，吊出笑来也。”趣。八戒道：“兄弟，我笑中有故。”沙僧道：“甚故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，就要蒸吃——原来不是奶奶，是旧话来了。”沙僧道：“甚么旧话？”八戒笑道：“弼马温来了。”沙僧道：“你怎么认得是他？”八戒道：“湾倒腰，叫‘我儿起来’，那后面就掬起猴尾耙子。我比你吊得高，所以看得明也。”沙僧道：“且不要言语，听他说甚么话。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那孙大圣坐在中间问道：“我儿，请我来有何事干？”魔头道：“母亲呵，连日儿等少礼，不曾孝顺得。今早愚兄弟拿倒东土唐僧，不敢擅吃，请母亲来献献生，好蒸与母亲吃了延寿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儿，唐僧的肉，我倒不吃，听见有个猪八戒的耳躲甚可，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，我下酒。”妙！那八戒听见慌了，道：“遭瘟的！你来为割我耳躲的，我喊出来不好听呵！”

噫！只为呆子一句通情话，走了猴王变化的风。那里有几个巡山的小怪、把门的众妖，都撞将进来，报道：“大王，祸事了！孙行者打杀奶奶，他妆来耶！”魔头闻此言，那容分说，掣七星宝剑，望行者劈面砍来。好大圣！将身一幌，只见满洞红光，预先走了。似这般手段，着实好耍子。正是那：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。詭得个老魔头魂飞魄散，众

群精噬指摇头<sup>[1]</sup>。老魔道：“兄弟，把唐僧与沙僧、八戒、白马、行李都送还那孙行者，闭了是非之门罢。”二魔道：“哥哥，你说那里话？我不知费了多少辛勤，施这计策将那和尚都摄将来。如今似你这等怕惧孙行者的诡譎，就俱送去还他，真所谓畏刀避剑之人，岂大丈夫之所为也？你且请坐勿惧，我闻你说孙行者神通广大，我虽与他相会一场，却不曾与他比试。取披挂来，等我寻他交战三合。假若他三合胜我不过，唐僧还是我们之食；如三战我不能胜他，那时再送唐僧与他未迟。”老魔道：“贤弟说得是。”教：“取披挂！”众妖抬出披挂，二魔结束齐整，执宝剑出门外，叫声：“孙行者，你往那里走了？”此时大圣已在云端里，闻得叫他名字，急回头观看，原来是那二魔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头戴凤盔欺腊雪，身披战甲幌锁铁。  
腰间带是蟒龙筋，粉皮靴鞞梅花摺<sup>[2]</sup>。  
颜如灌口活真君，貌比巨灵无二别。  
七星宝剑手中擎，怒气冲霄威烈烈。

二魔高叫道：“孙行者！快还我宝贝与我母亲来，我饶你唐僧取经去。”大圣忍不住骂道：“这泼怪物！错认了你孙外公。赶早儿送还我师父、师弟、白马、行囊，仍打发我些盘缠，往西走路。若牙缝里道半个‘不’字，就自家搓根绳儿去罢，也免得你外公动手。”二魔闻言，急纵云跳在空中，轮宝剑来刺。行者掣铁棒，劈手相迎。他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：

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棋逢对手难藏兴，将遇良才可用功。那两员神将相交，好便似南山虎斗，北海龙争。龙争处鳞甲生辉，虎斗时爪牙乱落。爪牙乱落撒银钩，鳞甲生辉支铁叶。这一个翻翻复复有千般解数，那一个来来往往无半点放闲。金箍棒离顶门只隔三分，七星剑向心窝惟争一跟<sup>[3]</sup>。那个威风逼得斗牛寒，这个怒气胜如雷电险。

他两个战了有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行者暗喜道：“这泼怪倒也架得住老孙的铁棒。我已得了他三件宝贝，却这般苦苦的与他厮杀，可不误了我的工夫？不若拿葫芦或净瓶装他去，多少是好。”又想到：“不好，不好。常言道：物随主便。倘若我叫他不答应，却又不误了事业？且使幌金绳扣头罢。”好大圣！一只手使棒架住他的宝剑，一只手把那绳抛起，刷喇的扣了魔头。原来那魔头有个紧绳咒，有个松绳咒，若扣住别人，就念紧绳咒，莫能得脱；若扣住自家人，就念松绳咒，不得伤身。他认的是自家的宝贝，即

[1] 噬：咬。

[2] 靴鞞：靴筒。

[3] 跟：用手指按住物体量长短，拇指到中指间为一跟。

念松绳咒，把绳松动，便脱出来。返望行者抛将去，却早扣住了大圣。大圣正要使瘦身法，想要脱身，却被那魔念动紧绳咒紧紧扣住，怎能得脱？褪至颈项之下，原是一个金圈子套住。那怪将绳一扯，扯将下来，照光头上砍了七八宝剑，行者头皮儿也不曾红了一红。那魔道：“这猴子，你这等头硬，我不砍你，且带你回去再打。你将我那两件宝贝趁早还我。”行者道：“我拿你甚么宝贝，你问我要？”那魔头将身上细细搜检，却将那葫芦、净瓶都搜出来。又把绳子牵着，带至洞里，道：“兄长，拿将来了。”老魔道：“拿了谁来？”二魔道：“孙行者。你来看，你来看！”老魔一见，认得是行者，满面喜笑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！把他长长的绳儿拴在柱料上耍子<sup>[1]</sup>。”真个把行者拴住，两个魔头却进后面堂里饮酒。

那大圣在柱根下爬躄，忽惊动八戒。那呆子吊在梁上，哈哈的笑道：“哥哥呵，耳躲吃不成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，可吊得自在么？我如今就出去，管情救了你们。”八戒道：“不羞，不羞，本身难脱，还想救人？罢，罢，罢！师徒们都在一处死了，好到阴司里问路。”行者道：“不要胡说！你看我出去。”八戒道：“我看你怎么出去？”那大圣口里与八戒说话，眼里却看着那些妖怪，见他在里边吃酒，有几个小妖拿盘拿盏，执壶洒酒，不住的两头乱跑，关防的略松了些儿<sup>[2]</sup>。他见面前无人，就弄神通，顺出棒来，吹口仙气，叫“变”！即变做一个纯钢的剗儿，扳过那颈项的圈子，三五剗，剗做两段，扳开剗口，脱将出来。拔了一根毫毛，叫变做一个假身拴在那里，真身却幌一幌，变做个小妖，立在傍边。八戒又在梁上喊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拴的是假货，吊的是正身。”老魔停杯便问：“那猪八戒吆喝的是甚么？”行者已变做小妖，上前道：“猪八戒撵道孙行者，教变化走了罢，他不肯走，在那里吆喝哩。”二魔道：“还说猪八戒老实！原来这等不老实，该打二十多嘴棍！”

这行者就去拿条棍来打。八戒道：“你打轻些儿，若重了些儿，我又喊起，我认得你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孙变化，也只为你们，你怎么倒走了风息？这一洞里妖精都认不得，怎的偏你认得？”八戒道：“你虽变了头脸，还不曾变得屁股，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？我因此认得是你。”行者随往后面，演到厨中<sup>[3]</sup>，锅底上摸了一把，将两臀擦黑，行至前边。八戒看见，又笑道：“那个猴子，去那里混了这一会，弄做个黑屎股来了。”行者仍站在跟前，要偷他宝贝。真个甚有见识，走上厅，对那怪扯个腿子，道：“大王，你看那孙行者拴在柱上，左右爬躄，磨坏那根金绳，得一根粗壮些的绳子换将下来才好。”老魔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即将腰间的狮蛮带解下，递与行者。行者接了带，把假妆的行者拴

[1] 料：屋柱上的方形木块。

[2] 关防：防范。

[3] 演：慢走。



住，换下那条绳子，一窝儿窝儿笼在袖内；又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一根假幌金绳，双手送与那怪。猴。那怪只因贪酒，那曾细看，就便收下。这个是：大圣腾那弄本事，毫毛又换幌金绳。

得了这件宝贝，急转身跳出门外，现了原身，高叫：“妖怪！”那把门的小妖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，在此呼喝？”行者道：“你快早进去，报与你那泼魔说，者行孙来了。”猴。那小妖如言报告。老魔大惊道：“拿住孙行者，又怎么有个者行孙？”二魔道：“哥哥，怕他怎的？宝贝都在我手里，等我拿那葫芦出去，把他装将来。”老魔道：“兄弟仔细。”二魔拿了葫芦，走出山门，忽看见与孙行者模样一般，只是略矮些儿，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是孙行者的兄弟，闻说你拿了我家兄，却来与你寻事的。”二魔道：“是我拿了，锁在洞中。你今既来，必要索战；我也不与你交兵，我且叫你一声，你敢应我么？”行者道：“可怕你叫上千声，我就答应你万声。”那魔执了宝贝，跳在空中，把底儿朝天，口儿朝地，叫声“者行孙”。行者却不敢答应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若是应了，就装进去哩。”那魔道：“你怎么不应我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有些耳闭，不曾听见。你高叫。”那怪物又叫声“者行孙”。行者在底下掐着指头算了一算，妙！道：“我真名字叫做孙行者，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孙。妙！真名字可以装得，鬼名字好道装不得。”却就忍不住，应了他一声，搜的被他吸进葫芦去，贴上帖儿。原来那宝贝那管甚么名字真假，但绰个应的气儿，就装了去也。

大圣到他葫芦里，浑然乌黑，把头往上一顶，那里顶得动。且是塞得甚紧，却才心中焦躁道：“当时我在山上，遇着那两个小妖，他曾告诵我，说不拘葫芦、净瓶，把人装在里面，只消一时三刻，就化为脓了——敢莫化了我么？”一条心又想着道：“没事，化不得我。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，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炼了四十九日，炼成个金子心肝，银子肺腑，铜头铁背，火眼金睛，那里一时三刻就化得我？且跟他进去，看他怎的。”二魔拿入里面道：“哥哥，拿来了。”老魔道：“拿了谁？”二魔道：“者行孙，是我装在葫芦里也。”老魔欢喜道：“贤弟请坐，不要动，只等摇得响，再揭帖儿。”行者听道：“我这般一个身子，怎么便摇得响？只除化成稀汁，才摇得响是。等我撒泡溺罢，妙，妙！他若摇得响时，一定揭帖起盖，我乘空走他娘罢。”又思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溺虽可响，只是污了这直裰。等他摇时，我但聚些唾津漱口，稀漓呼喇的，哄他揭开，老孙再走罢。”大圣作了准备，那怪贪酒不摇。大圣作个法，意思只是哄他来摇，忽然叫道：“天呀，孤拐都化了！”那魔也不摇。大圣又叫道：“娘阿，连腰截骨都化了。”猴。老魔道：“化至腰时，都化尽矣。揭起帖儿看看！”那大圣闻言，就拔了一根毫毛，叫“变”！变作个半截的身子，在葫芦底上，真身却变做个螭螭虫儿，叮在那葫芦口边。只见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时，大圣早已飞出，打个滚，又变做个倚海龙。倚海龙却是原去请老奶奶的那

个小妖，他变了站在傍边。那老魔扳着葫芦口，张了一张，见是个半截身子动耽，他也不认真假，慌忙叫：“兄弟，盖上，盖上！还不曾化得了哩。”二魔依旧贴上。大圣在傍暗笑道：“不知老孙已在此矣。”

那老魔拿了壶，满满的斟了一杯酒，近前双手递与二魔道：“贤弟，我与你递个钟儿。”二魔道：“兄长，我们已吃了这半会酒，又递甚钟？”老魔道：“你拿住唐僧、八戒、沙僧犹可，又索了孙行者，装了者行孙，如此功劳，该与你多递几钟。”二魔见哥哥恭敬，怎敢不接，但一只手托着葫芦，一只手不敢去接，却把葫芦递与倚海龙，双手去接杯。不知那倚海龙是孙行者变的。你看他端葫芦，殷勤奉侍。二魔接酒吃了，也要回奉一杯，老魔道：“不消回酒，我这里陪你一杯罢。”两人只管谦逊，行者顶着葫芦，眼不转睛，看他两个左右传杯，全无计较，他就把个葫芦摀入衣袖，拔根毫毛，变个假葫芦，一样无二，捧在手中。那魔递了一会酒，也不看真假，一把接过宝贝，各上席安然坐下，依然饮酒。孙大圣撒身走过，得了宝贝，心中暗喜道：“饶这魔头有手段，毕竟葫芦还姓孙。”

毕竟不知向后怎样施为方得救师灭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【总评】

转转变化，人以为奇矣，幻矣，不知人心之变化实不止此也。人试思之，定当哑然自笑。



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

本性圆明道自通，翻身跳出网罗中。  
修成变化非容易，炼就长生岂俗同。  
清浊几番随运转，辟开数劫任西东。  
逍遥万亿年无计，一点神光永注空。

此诗暗合孙大圣的道妙。他自得了那魔真宝，笼在袖中，喜道：“泼魔苦苦用心拿我，诚所谓水中捞月；老孙若要擒你，就好似火上弄冰。”藏着葫芦，密密的溜出门外，现了本相，厉声高叫道：“精怪开门！”傍有小妖道：“你又是甚人，敢来吆喝？”行者道：“快报与你那老泼魔，吾乃行者孙来也。”  
顽皮。那小妖急入里报道：“大王，门外有个甚么行者孙来了。”老魔大惊道：“贤弟，不好了，惹动他一窝风了！幌金绳现拴着孙行者，葫芦里现装着者行孙，怎么又有个甚么行者孙？想是他几个兄弟都来了。”二魔道：“兄长放心，我这葫芦装下一千人哩。我才装了者行孙一个，又怕那甚么行者孙！等我出去看看，一发装来。”老魔道：“兄弟仔细。”你看那二魔拿着个假葫芦，还象前番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走出门高呼道：“你是那里人氏，敢在此间吆喝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认不得？我

家居花果山，祖贯水帘洞。只为闹天宫，多时罢争竞。如今幸脱灾，弃道从僧用。秉教上雷音，求经归觉正。相逢野泼魔，却把神通弄。还我大唐僧，上西参佛圣。两家罢战争，各守平安运。休惹老孙焦，伤残老性命。”

那魔道：“你且过来，我不与你相打。但我叫你一声，你敢应么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你叫我，我就应了。我若叫你，你可应么？”顽皮。那魔道：“我叫你，是我有个宝贝葫芦，可以装人；你叫我，却有何物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也有个葫芦儿。”那魔道：“既有，拿出来我看。”行者就于袖中取出葫芦道：“泼魔你看。”幌一幌，复藏在袖中，恐他来抢。那魔见了，大惊道：“他葫芦是那里来的？怎么就与我的一般？纵是一根藤上结的，也有个大小不同，偏正不一，却怎么一般无二？”他便正色叫道：“行者孙，你那葫芦是那里来的？”行者委实不知来历，接过口来就问他一句道：“你那葫芦是那里来的？”顽皮。那魔不知是个见识，只道是句老实言语，就将根本从头说出，道：“我这葫芦是混沌初分，天开地辟，有一位太上老祖，解化女娲之名，炼石补天，普救阎浮世界<sup>[1]</sup>。补到乾宫夹地，见一座昆仑山脚下有一缕仙藤，上结着这个紫金红葫芦，却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。”大圣闻言，就绰了他口气道：“我的葫芦也是那里来的。”魔头

[1] 阎浮：梵语，泛指整个世界。



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大圣道：“自清浊初开，天不满西北，地不满东南。太上道祖解化女娲，补完天缺，行至昆仑山下，有根仙藤，藤结有两个葫芦。我得一个是雄的，你那个却是雌的。”顽皮。那怪道：“莫说雌雄，但只装得人的就是好宝贝。”大圣道：“你也说得是。我就让你先装。”那怪甚喜，急纵身跳将上去，到空中执着葫芦，叫一声“行者孙”。大圣听得，却就不歇气，连应了八九声，只是不能装去。那魔坠将下来，跌脚捶胸道：“天那！只说世情不改变哩！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，雌见了雄，就不敢装了。”宝贝也怕老公，怕老婆便不是宝贝了。行者笑道：“你且收起，轮到老孙该叫你哩。”急纵筋斗跳上去，将葫芦底儿朝天，口儿朝地，照定妖魔，叫声：“银角大王！”那怪不敢闭口，只得应了一声，倏的装在里面，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。心中暗喜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今日也来试试新了。”

他要按落云头，拿着葫芦，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师父，又往莲花洞口而来。那山上都是些洼踏不平之路，况他又是个圈盘腿，拐呀拐的走着，摇的那葫芦里潺潺索索，响声不绝。你道他怎么便有响声？原来孙大圣是熬炼过的身体，急切化他不得。那怪虽也能腾云驾雾，不过是些法术，大端是凡胎未脱，到于宝贝里就化了。行者还不当他就化了，笑道：“我儿子阿，不知是撒尿耶，不知是嗽口哩。这是老孙干过的买卖。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，我也不揭盖来看。忙怎的？有甚要紧？想着我出来的容易，就该千年不看才好。”他拿着葫芦说着话，不觉的到了洞口，把那葫芦摇摇，一发响了。他道：“这个像发课的筊子响<sup>[1]</sup>，倒好发课。等老孙发一课，看师父甚么时才得出门。”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，口里不住的念道：“周易文王、孔子圣人、桃花女先生、鬼谷子先生。”顽皮。

那洞里小妖看见道：“大王，祸事了！行者孙把二大王爷爷装在葫芦里发课哩。”那老魔闻得此言，唬得魂飞魄散，骨软筋麻，扑的跌倒在地，放声大哭道：“贤弟呀，我和你私离上界，转托尘凡，指望同享荣华，永为山洞之主，怎知为这和尚，伤了你的性命，断吾手足之情。”满洞群妖，一齐痛哭。猪八戒吊在梁上，听得他一家子齐哭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妖精，你且莫哭，等老猪讲与你听。先来的孙行者，次来的者行孙，后来的行者孙，反复三字，都是我师兄一人。他有七十二变化，腾那进来，盗了宝贝，装了令弟。令弟已是死了，不必这等扛丧<sup>[2]</sup>，快些儿刷净锅灶，办些香蕈、蘑菇、茶芽、竹笋、豆腐、面筋、木耳、蔬菜，请我师徒们下来，与你令弟念卷受生经。”趣。那老魔闻言，心中大怒道：“只说猪八戒老实，原来甚不老实，他倒作笑话儿打趣我<sup>[3]</sup>！”叫小妖：“且休举哀，把猪八戒解下来，蒸得稀烂，等我吃饱了，再去拿孙行者报仇。”沙僧埋怨八戒道：“好么！”

[1] 发课：一种占卜法。

[2] 扛丧：举哀。

[3] 打趣：即打趣。

我说教你莫多话，多话的要先蒸吃哩。”那呆子也尽有几分悚惧。傍一小妖道：“大王，猪八戒不好蒸。”八戒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是那位哥哥积阴德的？果是不好蒸。”趣。又有一个妖道：“将他皮剥了就好蒸。”八戒慌了道：“好蒸，好蒸！皮骨虽然粗糙，汤滚就烂，糍户<sup>[1]</sup>，糍户！”

正嚷处，只见前门外一个小妖报道：“行者孙又骂上门来了。”那老魔又大惊道：“这厮轻我无人。”叫：“小的们，且把猪八戒照旧吊起，查一查还有几件宝贝。”管家的小妖道：“洞中还有三件宝贝哩。”老魔问：“是那三件？”管家的道：“还有七星剑、芭蕉扇与净瓶。”老魔道：“那瓶子不终用。原是叫人，人应了就装得，转把个口诀儿教了那孙行者，倒把自家兄弟装去了。不用他，放在家里。快将剑与扇子拿来。”那管家的即将两件宝贝献与老魔。老魔将芭蕉扇插在后项衣领，把七星剑提在手中，又点起大小群妖，有三百多名，都教一个个拈枪弄棒，理索轮刀。这老魔却顶盔贯甲，罩一领赤焰焰的红袍。群妖摆出阵去，要拿孙大圣。那孙大圣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芦里面，却将他紧紧拴扣停当，撒在腰间，手持着金箍棒，准备厮杀。只见那老妖红旗招展，跳出门来，却怎生打扮：

头上盔缨光焰焰，腰间束束彩霞鲜。  
身穿铠甲龙鳞砌，上罩红袍烈火然。  
圆眼睛开光掣电，钢须飘起乱飞烟。  
七星宝剑轻提手，芭蕉扇子半遮肩。  
行似流云离海岳，声如霹雳震山川。  
威风凛凛欺天将，怒帅群妖出洞前。

那老魔急令小妖摆开阵势，骂道：“你这猴子十分无礼，害我兄弟，伤我手足，着然可恨。”行者骂道：“你这讨死的怪物！你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，似我师父、师弟，连马四个生灵，平白的吊在洞里，我心何忍，情理何干！快快的送将出来还我，多多贴些盘费，喜喜欢欢，打发老孙起身，还饶了你这个老妖的狗命！”那怪那容分说，举宝剑劈头就砍。这大圣使铁棒举手相迎，这一场在洞门外好杀！咦！

金箍棒与七星剑，对撞霞光如烟电。悠悠冷气逼人寒，荡荡昏云遮岭堰。那个皆因手足情，些儿不放善；这个只为取经僧，毫釐不容缓。两家各恨一般仇，二处每怀生怒怨。只杀得天昏地暗鬼神惊，日淡烟浓龙虎战。这个咬呀剉玉针，那个努目飞金焰。一来一往逞英雄，不住翻腾棒与剑。

这老魔与大圣战经二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他把那剑梢一指，叫声：“小妖齐来！”那三百余精一齐拥上，把行者围在核心。好大圣！公然不惧，使一条棒，左冲右撞，后抵前

[1] 糍户：烂糊。

遮。那小妖都有手段，越打越上，一似绵絮缠身，搂腰扯腿，莫肯退后。大圣慌了，即使个身外身法，将左肋下毫毛拔了一把，嚼碎喷去，喝声叫“变”！一根根都变做行者。你看他长的使棒，短的轮拳，再小的没处下手，抱着孤拐啃筋，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云散，齐声喊道：“大王阿，事不谐矣！难矣乎哉！满地盈山皆是孙行者了！”被这身外法把群妖打退，止撇得老魔围困中间，赶得东奔西走，出路无门。那魔慌了，将左手擎着宝剑，右手伸于项后，取出芭蕉扇子，望东南丙丁火，正对离宫，唵喇的一扇子，煽将下来，只见那就地火光焰焰。原来这般宝贝平地煽出火来。那怪物着实无情，一连煽了七八扇子，燠天炽地<sup>[1]</sup>，烈火飞腾。好火：

那火不是天上火，不是炉中火，也不是山头火，也不是灶底火，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。这扇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，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，乃是自开辟混沌以来产成的珍宝之物。用此扇，扇此火，煌煌烨烨，就如电掣红绡；灼灼辉辉，却似霞飞绛绮。更无一缕青烟，尽是满山赤焰。只烧得岭上松翻成火树，崖前柏变作灯笼。那窝中走兽，贪性命西撞东奔；这林内飞禽，惜羽毛高飞远去。这场神火飘空燎，只烧得石烂溪干遍地红。

大圣见此恶火，却也心惊胆颤，道声：“不好了，本身可处，毫毛不济，一落这火中，岂不真如燎毛之易？”将身一抖，遂将毫毛收上身来，只将一根变作假身子避火逃灾，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诀，纵筋斗跳将上去，脱离了大火之中，径奔他莲花洞里，想着要救师父。急到门前，把云头按落，又是那洞门外有百十个小妖，都破头折脚，肉绽皮开。原来都是他分身法打伤了的，都在这里声声唤唤，忍疼而立。大圣见了，按不住恶性凶顽，轮起铁棒，一路打将进去。可怜把那苦炼人身的功果息，依然是块旧皮毛。那大圣打绝了小妖，撞入洞里要解师父，又见那内面有火光焰焰，唬得他手慌脚忙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火从后门口烧起来，老孙却难救师父也。”正悚惧处，仔细看时，呀！原来不是火光，却是一道金光。他正了性，往里视之，乃羊脂玉净瓶放光。却自心中欢喜道：“好宝贝耶！这瓶子曾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，老孙得了，不想那怪又复搜去，今日藏在这里，原来也放光。”你看他窃了这瓶子，喜喜欢欢，且不救师父，急抽身往洞外而走。才出门，只见那妖魔提着宝剑，拿着扇子，从南而来。孙大圣回避不及，被那老魔喝道：“那里走！”举剑劈头就砍。大圣急纵筋斗云，跳将上去，无影无踪的逃了。不题。

却说那怪，到得门口，但见尸横满地，就是他手下的群精，慌得仰天长叹，止不住放声大哭道：“苦哉！痛哉！”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可恨猿乖马劣顽，灵胎转托降尘凡。

只因错念离天阙，致使忘形落此山。

[1] 燠：烧。

鸿雁失群情切切，妖兵绝族泪潺潺。

何时孽满开愆锁，返本还原上御关。

那老魔惭愧不已，一步一声，哭入洞内，只见那什物家火俱在，只落得静悄悄没个人形，悲切切愈加凄惨，独自个坐在洞中，踞伏在那石案之上，将宝剑斜倚案边，把扇子插于肩后，昏昏默默睡着了。这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上心来瞌睡多。

话说孙大圣拨转筋斗云，伫立山前，想着要救师父，把那净瓶儿牢扣腰间，径来洞口打探。见那门开两扇，静悄悄的不闻消耗<sup>[1]</sup>，随即轻轻移步，潜入里边。只见那魔斜倚石案，呼呼睡着，芭蕉扇褪出肩衣，半盖着脑后，七星剑还斜倚案边。却被他轻轻的走上前，拔了扇子，急回头，“呼”的一声跑将出去。原来这扇柄儿刮着那怪的头，早惊醒他。抬头看时，是孙行者偷了，急慌忙执剑来赶。那大圣早已跳出门前，将扇子撒在腰间，双手轮开铁棒，与那魔抵敌。这一场好杀：

恼坏泼妖王，怒发冲冠志。恨不过捋来囫圇吞，难解心头气。恶口骂猢猻：“你老大将人戏，伤我若干生，还来偷宝贝。这场决不容，定见存亡计。”大圣喝妖魔：

“你好不知趣。徒弟要与老孙争，叠卵焉能击石碎！”宝剑来，铁棒去，两家更不留仁义。一翻二复赌输赢，三转四回施武艺。盖为取经僧，灵山参佛位。致令金火不相投，五行拨乱伤和气。说出。扬威耀武显神通，走石飞砂弄本事。交锋渐渐日将晡，魔头力怯先回避。

那老魔与大圣战经三四十合，天将晚矣，抵敌不住，败下阵来，径往西南上投奔压龙洞去。不题。

这大圣才按落云头，闯入莲花洞里，解下唐僧与八戒、沙和尚来。他三人脱得灾危，谢了行者，却问：“妖魔那里去了？”行者道：“二魔已装在葫芦里，想是这会子已化了。大魔才然一阵战败，往西南压龙山去讫。概洞小妖，被老孙分身法打死一半，还有些败残回的，又被老孙杀绝。方才得入此处，解放你们。”唐僧谢之不尽，道：“徒弟阿，多亏你受了劳苦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诚然劳苦。你们还只是吊着受疼，我老孙再不曾住脚，比急递铺的铺兵还甚，反复里外，奔波无已。因是偷了他的宝贝，方能平退妖魔。”猪八戒道：“师兄，你把那葫芦儿拿出来与我们看看，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。”大圣先将净瓶解下，又将金绳与扇子取出，然后把葫芦儿拿在手道：“莫看，莫看。他先曾装了老孙，被老孙嗽口，哄得他揭开盖子，老孙方得走了。我等切莫揭盖，只怕他也会弄喧走了。”师徒们喜喜欢欢，将他那洞中的米面菜蔬寻出，烧刷了锅灶，安排些素斋吃了。饱餐一顿，安寝洞中。一夜无词，早又天晓。

[1]消耗：消息。

却说那老魔径投压龙山，会聚了大小女怪，备言打杀母亲，装了兄弟，绝灭妖兵，偷骗宝贝之事。众女妖一齐大哭。哀痛多时，道：“你等且休凄惨。我身边还有这口七星剑，欲会汝等女兵，都去压龙山后，会借外家亲戚，断要拿住那孙行者报仇。”说不了，有门外小妖报道：“大王，山后老舅爷帅领若干兵卒来也。”老魔闻言，急换了缟素孝服，躬身迎接。原来那老舅爷是他母亲之弟，名唤狐阿七大王，因闻得峭山的妖兵报道，他姐姐被孙行者打死，假变姐形盗了外甥宝贝，连日在平顶山拒敌，他却帅本洞妖兵二百余名特来助阵，故此先到姐家问信。才进门，见老魔挂了孝服，二人大哭。哭久，老魔拜下，备言前事。那阿七大怒，即命老魔换了孝服，提了宝剑，尽点女妖，合同一处，纵风云径投东北而来。

这大圣却教沙僧整顿早斋，吃了走路。忽听得风声，走出门看，乃是一伙妖兵，自西南上来。行者大惊，急抽身忙呼八戒道：“兄弟，妖精又请救兵来也。”三藏闻言，惊恐失色，道：“徒弟，似此如何？”行者笑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，把他这宝贝都拿来与我。”大圣将葫芦、净瓶系在腰间，金绳笼于袖内，芭蕉扇插在肩后，双手轮着铁棒，教沙僧保守师父稳坐洞中，着八戒执钉钯同出洞外迎敌。那怪物摆开阵势，只见当头的是阿七大王。他生的玉面长髯，钢眉刀耳；头戴金炼盔，身穿锁子甲，手执方天戟，高声骂道：“我把你个大胆的泼猴！怎敢这等欺人！偷了宝贝，伤了眷族，杀了妖兵，又敢久占洞府。赶早儿一个个引颈受死，雪我姐家之仇。”行者骂道：“你这伙作死的毛团！不识你孙外公的手段。不要走，领吾一棒！”那怪物侧身躲过，使方天戟劈面相还。

两个在山头一来一往，战经三四回合，那怪力软败阵回走。行者赶来，却被老魔接住，又斗了三合，只见那狐阿七复转来攻。这壁厢八戒见了，急掣九齿钯挡住。一个抵一个，战经多时，不分胜败。那老魔喝了一声，众妖兵一齐围上。却说那三藏坐在莲花洞里，听得喊声振地，便叫：“沙和尚，你出去看你师兄胜负何如？”沙僧果举降妖杖出来，喝一声，撞将出去，打退群妖。阿七见事势不利，回头就走，被八戒赶上，照背后一钯，就筑得九点鲜红往外冒，可怜一灵真性赴前程。急拖来，剥了衣服看处，原来也是个狐狸精。那老魔见伤了他老舅，丢了行者，提宝剑就劈八戒。八戒使钯架住，正赌斗间，沙僧撞近前来，举杖便打。那妖抵敌不住，纵风云往南逃走。八戒、沙僧紧紧赶来。大圣见了，急纵云跳在空中，解下净瓶罩定老魔，叫声：“金角大王！”那怪只道是自家败残的小妖呼叫，就回头应了一声，搜的装将进去，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勒的帖子。只见那七星剑坠落尘埃，也归了行者。八戒迎着道：“哥哥，宝剑你得了，精怪何在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了了！已装在我这瓶儿里也。”沙僧听说，与八戒十分欢喜。当时通扫净诸邪，回至洞里，与三藏报喜道：“山已净，妖已无矣。请师父上马走路。”三藏喜不自胜。

师徒们吃了早斋，收拾了行李马匹，奔西找路。正行处，猛见路傍闪出一个瞽者，走





上前扯住三藏马道：“和尚那里去？还我宝贝来！”八戒大惊道：“罢了，这是老妖来讨宝贝了。”行者仔细观看，原来是太上李老君，慌得近前施礼道：“老官儿，那里去？”那老祖急升玉局宝座，九霄空里伫立，叫：“孙行者，还我宝贝。”大圣起到空中道：“甚么宝贝？”老君道：“葫芦是我盛丹的，净瓶是我盛水的，宝剑是我炼魔的，扇子是我煽火的，绳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带。那两个怪，一个是我看金炉的童子，一个是我看银炉的童子，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，走下界来，正无觅处，却是你今拿住，得了功绩。”大圣道：“你这老官儿，着实无礼。纵放家属为邪，该回个铃属不严的罪名。”老君道：“不干我事，不可错怪了人。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，送他在此，托化妖魔，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。”大圣闻言，心中作念道：“这菩萨也老大惫懒！当时解脱老孙，教保唐僧西去取经，我说路途艰涩难行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；如今反使精邪措害<sup>[1]</sup>，语言不的<sup>[2]</sup>，该他一世无夫！若不是老官儿亲来，我决不与他。”“既是你这等说，拿去罢。”那老君收得五件宝贝，揭开葫芦与净瓶盖口，倒出两股仙气，用手一指，仍化为金银二童子，相随左右。只见那霞光万道，噫！

缥缈同归兜率院，逍遥直上大罗天。

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，孙大圣怎生保护唐僧，几时得到西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【总评】

行者孙、孙行者、者行孙，名色虽多，真体则一，不要吃他名色混了，看不清洁。噫！今之为名色混者岂止一人而已哉！○没后李老君来取宝贝，亦有微旨。盖空诸所有，乃是究竟。魔固不可有，宝亦不可有，有此宝贝，到底累人，何若并去之为妙也。真是眼中着不得瓦屑，亦着不得金玉之屑，知此者有几人哉，噫！

[1] 措害：祸害。

[2] 不的：不可信。